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隱逸

臣沈

約

新撰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

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
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
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
然顯出俗之志乎遜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
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
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
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
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
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

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
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
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
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
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
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
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
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
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百來

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
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
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逵兄勃竝隱遜有
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
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
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
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
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長弄

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
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
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
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
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
往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行
參軍琅邪王司馬屬竝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
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玄乘操幽遁守志不渝
宜加旌引以弘止退竝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
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顓太子舍人宗炳竝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
之操久而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
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

騎常侍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
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
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
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
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
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
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
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

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顯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竝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閭

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

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鬼宜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竝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竝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

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爲

祭酒主簿竝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
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
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巳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
州治中次說正貞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
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
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
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
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旣而閑
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
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
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竝
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
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
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

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
曰臣聞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
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
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
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
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
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
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

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
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
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
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
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
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
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
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

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
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
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
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
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
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
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
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

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
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
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竝不
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介默語
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

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竝擊壤聖朝未蒙表飾
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
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即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
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
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
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
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
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
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
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
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
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
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
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
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
節有識歸重豫深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
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
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
太常卿大明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
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
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
威長史時表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
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未
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祕書監加給事中
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
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
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
時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
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
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
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
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
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
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
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
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
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
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
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
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

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疑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疑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疑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疑之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日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
竝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
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
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
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
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
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
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
年四十二

程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
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
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
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
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負外散騎侍郎竝
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
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程法賜補負外散騎侍
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

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
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

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
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
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
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
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
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
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旣自
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
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
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而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暢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
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
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
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
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

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
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
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
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舉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
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
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
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
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
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
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
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
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

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
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
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
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安求壽夭永無
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
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
患僂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
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

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
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
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
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
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
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
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
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

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
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
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
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爲命
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
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
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
愍侯運當攀龍撫劔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
啓土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
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默語運因隆汗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
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
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
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
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

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温恭朝夕念茲
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
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
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
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餼遺一無所受

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
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
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
真還表薦之徵負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
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
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
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
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困不改節受

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勅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宋書傳卷五十三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
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竝不就
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
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貞外散騎侍郎竝
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
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
世務本州辟從事貞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
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
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
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
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
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
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
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
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亶亶之業樂以
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
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
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
處勿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
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
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
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
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
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
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
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
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
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二十五年詔

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明行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鐘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鐘山時年六十二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數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

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以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

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
州辟從事舉秀才竝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
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
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
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
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
定竒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作傷感除太子舍
人不就顏峻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口年穀五百斛
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
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峻餉
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
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
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
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
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脩
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

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
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
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
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竝廉約貞遠與物無
競自足臯叟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竝
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
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
中舍人竝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
有蚘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
乃爲蚘賦以自况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
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
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
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
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暴布山三
十餘載揚州辟儀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屬南平
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
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

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
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
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
遷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
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
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爲從事西
曹竝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
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
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

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卧論文義世祖即
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
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間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
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
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
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
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
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

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
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
止素翫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
之有哉

宋書九十三
宋書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九十四

恩倖

臣沈

約新撰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
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
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
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
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
重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

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
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竝出豪家負
戈宿衛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
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
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籍世資用相陵駕都
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
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
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
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
宜有司存旣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
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
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

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
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痍構於筵第
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
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
幸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
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
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
恩澤侯表又有佞幸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
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
法興二兄延壽延興竝修明立延壽善書法興好
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右戶錢三千萬鄉人咸云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
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
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祖

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
上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
參軍督護上即位竝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
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
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
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竝以南下預密謀封法
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
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負外散
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
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
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
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
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
東海國侍郎仍竝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
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
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
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默省甚賴之而法興
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揔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

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生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

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
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
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
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
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
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
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
邇不謂戴法興待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
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

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
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
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
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
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
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
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
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
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

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
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
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
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
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
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
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
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
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
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爲前
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
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
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
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
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世

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貞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貞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

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
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
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負外散騎
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
重遣王玄暮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碣磔
銜中旨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
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恭因得南走
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
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

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孝建
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
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
以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閒隙不
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
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
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
虻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
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

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掎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寔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

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

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
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
寢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
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
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
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壘鳥逝矣尋即
真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
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
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
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
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
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
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
漢亦同茲義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
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
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
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

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
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
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
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攤玄光以鳳
翔秉神符而龍舉剝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
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
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
明明歷觀逃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
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載序宣力爲功臣

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
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
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
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
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
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
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爲宋
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
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七年爰遷游擊

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
駕還宮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
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辟善事
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
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
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
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
者旣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
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

荅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口只始安王子真博
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
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
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誅羣公後
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
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
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太
宗即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
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竝如故爰兼

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
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
無禮教道弗容訕上銜已人倫所棄太中大夫
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饗逢遂官參時望門伍豪
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傾險與性自俱
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釐豪蔑聞初無
愧滿常有闕進先朝嘗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解
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
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

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政治苛縱興造垂法損
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
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敝嶇姦矯所
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
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
濟天下靈祇助順羣逆必夷况爰恩養而無輸
效遂內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
情事緩文庶申詭略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
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

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潛怨席外進
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
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求容
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說
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
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畧是務政網從簡故得
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
但朽頽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
旣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

必加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堦寔
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朽旣經大宥思沾
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
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張牧病卒土
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仁
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
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
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

太宗初出閣選爲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
末光中太宗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
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爲帝所疑大禍
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
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
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
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
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
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

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
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
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竝侍側太宗
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
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
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
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
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

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
腹心直閤將軍宋越等其夕竝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是柳光世鄉人光世
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
達之陽平田嗣竝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覘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
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竝從帝素不說寂之

見輒切齒寂之旣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
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
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
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
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
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
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
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
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

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

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貞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爲山陰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竝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

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
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
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
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
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
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
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
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
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
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
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
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旣多爵秩無
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
中郎傍馬者負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
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
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
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
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

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
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
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
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
管內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
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
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
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

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
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
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
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
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
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
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
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爲外
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二品

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爲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右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

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爲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

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兒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爲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爲南臺侍御史稍至貪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

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旣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畱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航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邪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

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跼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竝執權要稍至貪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

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

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士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而任踈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孿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宋書九十五

百沈

約

新撰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羸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

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駝有
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
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
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
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衆復附之
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
爲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子開字
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

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元
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
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
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
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
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
冢擲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
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
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

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劔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爲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及命已至河未濟嗣聞高祖崩問遣執範等絕和親太祖卽位方遣範等歸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

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
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
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軍入卷縣土樓虜徙營
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
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
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
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
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竝以水軍相
繼發咸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臧

竄陳留郡界虜旣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墻場大
爲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
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
馬縣襲憐爲憐所破會臺之軍資至憐往迎之
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
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
爲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
垣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
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

降爲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缺連內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沒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鬪而前二日一夜戮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人入城虜別遣黑稍公率三

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

等水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
陸黑稍公遣長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
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
襲晃等黑稍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
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軍七千
人南渡於碣礮東下至泗濱口去尹卯百許里
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竝失
守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
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

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
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
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
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
壘守將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洵之棄金
墉出奔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
率大衆至鄴鄭兵旣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
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

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薺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斂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

蔓蔓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羗蠻流雜人情駭懼竺薺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來逼城蔓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

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即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若沈叔狸已追亦宜且追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戍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竝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竝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笮夔兵弱先救青州笮夔遣人出城

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塹遣
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墻射虜虜騎數
百馳來圍墻墻內納射固墻死戰虜下馬步進
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
引高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塹先鑿
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
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
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
衆還入虜填二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蟇車所不

及虜以撞攻城塹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
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骨攻車近城
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
進攻逾急塹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
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
乏日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
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
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
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住城金鄉抗父

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充
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
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
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
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
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
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
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夔以固守以
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夔字祖
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嗣率大衆至
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
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公
等諸軍從青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
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
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
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
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
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

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一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竝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

三日人馬渴乏飢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尅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

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
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
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
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耻稽之朝典
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准繩豈宜尸祿昧
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榮陽南
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
國將軍道規爲荊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
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鎮惡龍驤司馬加

建武將軍爲鎮惡前鋒斬賊平朔將軍趙玄石
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
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強鎮惡剋立大
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
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
寇復以德祖爲王鎮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
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
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
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

身書傳卷五十五
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
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
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
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
祖踐祚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
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
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
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
德祖弟子熙祚第二息詔之紹德祖封虜旣尅
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
馬滌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
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
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
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
文士顏延之爲誄馬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
東陽太守王景度竝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
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
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

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
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杖少至夜悉排女
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
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
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
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
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
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
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宮內生燾燾年

十五六不爲嗣所知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
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竝無子故燾得立壯健
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
敵皆親貫甲冑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
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以妹
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
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
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尅長安燾又自攻不
尅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

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尅之定西走爲吐谷渾慕瓚所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符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筭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即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即殺之

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燾所兼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壇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掎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群帥告司寇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壇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

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慕
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
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
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澤洋
溢中葉諒闇委政豕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
令司寇良民復陷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
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
義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
統作規于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

養魚者除其獮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
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
府忝任稟承廟筭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
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
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
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
遵養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
縱逸王旅入關羣監颯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
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

構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燔滅首尾逼畏蜂屯
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
陳扒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襄先附威加後服
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綬乘軒剖符州郡
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
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
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
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
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旣周臨衝四至雖欲壺
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
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大祖以前征虜司
馬南廣平太守尹沖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
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
刺史成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
洛陽滑臺虎牢諸城竝爲虜所沒尹沖及司馬
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沖字子順天
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
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沖與弟弘俱逃叛南

歸至是追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
尹冲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
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
亂壇場邊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暫休
覆藩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
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貞
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讎去病辭高
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劔
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凌扶搖弭旃拂中州

瓜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殊風率土浹
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燾又遣使
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燾號太
平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
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
移書越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
化竝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
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
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

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綿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旣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壇場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
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
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
貞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
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
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
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
公宗爨使持節貞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

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
亦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
梁南雖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
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
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大翰爲其後
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
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
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
州刺史東安公刁韃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
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
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
趣濟南十道竝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
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
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况
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
就臨將令南海北泛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
深谷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
師敝隘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
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
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授
命之誠爲此舉動旣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
殺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
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
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鉅我義言狠復遂往敗

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
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
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
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
來授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
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
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顛畏首尾兩屬求
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
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
我司究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
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
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
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蠱
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壇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
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
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主受我正朔且渠
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
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

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
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
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
除逆掃清不煩武功旣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
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
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
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
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

臣懃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
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
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揔統
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庸啓
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
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勅
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
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
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

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
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州
荅移曰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
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
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
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圯裂石容苻姚述乘非
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
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
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
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惡久定者也俄
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
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溼秋豪無
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
失司究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
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繼負昔周道方
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
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
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

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覬育穀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觀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毋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竝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旣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

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
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
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二孽世連
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
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
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
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願
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
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
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
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
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表白臣聞天無貳日
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立列於
天邑飛鴉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
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旣被民
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
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
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

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
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
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
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
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
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
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
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
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

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哀獎乃誠可以爲使
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雒州刺史北
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
小數十戰不能尅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
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
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
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木回山皆尋破散其年
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錄相州刺史
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

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
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隨
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
界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
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
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
又寇兗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略甚衆大祖思
弘經略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
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紉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
晷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鍾代有永言斯瘡
彌于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
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
拯思揔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
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
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
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
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
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

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
步騏驥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
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時壇場之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
豫州刺史比并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
以不得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
化鷹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
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逆無
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亾之餘雉莧逃竄南入宋

界聚合逆黨頽爲寇掠亂心害良民略取資財大
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逼連兩民之居烟火相
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且以以南姦北入北姦南
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數得侵盜之
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姦
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
壇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歲不安
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
明自古列國封壇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

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
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
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鷄狗
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
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
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荅移曰知以
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
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
彼和好以來矢言毋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

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
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
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
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不惟
壇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觀即
事違實與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爲言將違躬
厚之義壇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
介懷若於本欲消姦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
守斥遣諸亾驚蹄逸鋏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

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
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闡
外思闡皇猷毋申敕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
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燾自
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燾欲爲邊寇聲云獵於
梁川太祖慮其侵犯淮泗迺敕邊戍小寇至則
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
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
鄭琨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竝
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
瓠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左軍
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銳以攻
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
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以補之虜肉
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恐
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弟永昌王
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

世祖鎮彭城大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救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竝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將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主帥悉殺之諸亾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戰已

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
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
渡秦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
地爲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
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
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
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燾初
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
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

即燒攻具欲走會秦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
劉康祖救懸匏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
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
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
倍道奔走大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
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
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
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
吏民戰守勤勞者燾雖不剋懸匏而虜掠甚多

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
閒謀該略奸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崇
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
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
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
其身各便鏹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
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
返逆扇動隴右氏羗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
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
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
之而以貨該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
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
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
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
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
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
者往索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
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

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書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

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僮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

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雖華
戎表䟽歸謗困棘跂望援拯潛相糾結以候王
師并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
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
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
所說竝符遠輸誠欵誓爲掎角遐邇注情旣宜
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
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
慶之鎮軍咨議參軍申垣等戈船一萬前驅入

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
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
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
州刺史武陵王駿惣四州之衆水陸竝驅太子
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
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
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
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

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南平王
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
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
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
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
儀精卒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
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
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軍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
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枝
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
籍荆雍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滸
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
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
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
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
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

北徐充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竝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關餘人向碯礮取泗濱口虜碯礮

戊土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麗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泥自青州道燾自碯礮竝南出諸鎮悉

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竝爲覘候蕭城虜偃旌旗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

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燾遣負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

羅漢先是南平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
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
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受命來此不可
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獲生將
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
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
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
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
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

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中
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塗出山陽永昌
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
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箄筏聲欲渡
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
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間虜已斷道召還與左
軍將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
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
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

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咨
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
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
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
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
守仍摠守事遊邏上按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
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旣陽六七百里船艦
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
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

劉淵之竝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
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
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
其子及弟僞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
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賣冶葛
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煮鑿瓜步山
爲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
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
駱駝名馬來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

羞異味燾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酈酒左右有
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
兒示竒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
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
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於山上并及土人會
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
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
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
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菹澤
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
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
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
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
下諸處水注令蒲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旣至不
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
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燾凡破南兗徐兗豫
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
國人竝尤之是歲燾病死諡爲太武皇帝初燾

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日曰晉王燾所
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
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日曰秦王烏弈肝與晃
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
枹罕次日曰燕王次日曰吳王名可博真次日曰楚王
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
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
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學以鐵
籠尋殺之以烏弈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

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弈肝
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
國人所附晃子濟字烏靄直勤素爲燾所愛燕
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
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濟爲主號年爲正平
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
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
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
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

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
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
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
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
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
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
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
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
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車馬

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
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竝建司牧撫柔初附
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
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
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
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
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
捷不爲大傷竝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
河南不納玄謨攻碣礪不克退還世祖卽位索

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
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顧竣謝莊
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
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
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弟豆胤
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
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
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
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

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
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
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宋室衰微凶難洊起
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墻豐流
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
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
迹知機體運歸欵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
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

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既無闔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

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勲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勲羨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勲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勲渴言疾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勲蓋戶千領

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城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與諸軍剋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壇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竝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時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戮發於蕭牆毒害嬰於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

已久飢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爲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飢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廷亦厚相報答恭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鷲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瞻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

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

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
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
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
茲姑墨東道諸國竝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
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
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
馬牛齧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踈簡不識文書
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
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
讎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
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大祖尙竝奉表貢獻粟
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
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
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筭漢收
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
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
始駢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略畜者

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
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
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
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屺
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
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
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
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
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
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
虜遂感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
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
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
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竝
有賢才狡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
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纂
僞彌煽凶威英圍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
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

碣揔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
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
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
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
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
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
高天躋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
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
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

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
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
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
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
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
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
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
秦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
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旌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

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奔司寇再舉而喪徐方
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
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
騎之地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
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
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
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
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
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列傳第五十五

宋壽九十五

夕書傳卷五

五

夕書傳卷五

夕書傳卷五

夕書傳卷五

